

# 楊麗萍與原生態舞蹈

## 藝術人生

「我依然穿着繡花鞋，我喜歡這種生活方式。」談到自己的生活，楊麗萍得意地說「很生態」。談到自己的創作，她卻說自己是個很笨的人。在楊麗萍最早的記憶中，舞蹈就是父輩們圍着篝火跳舞，後來就是幾乎所有的婚喪嫁娶都有歌舞。民間把舞蹈高手稱為「舞者」，從小就有舞蹈天分的這位小舞者十一歲就進了專業的藝術團體。

小時候，楊麗萍最喜歡的是曬太陽和看螞蟥。她說：「在少數民族的歌舞中，為什麼要拍巴掌，就是要觀察樹葉被風吹的感覺和節奏。在民間舞蹈中，有很多動作都是模倣，比如《雲南映象》中螞蟥走路、蜻蜓點水、蒼鷹搓腳等動作，都是形象的思維創造。」

楊麗萍是白族人，而孔雀舞卻是標準的傣族舞蹈，是什麼讓這個白族姑娘迷上了孔雀舞？「我是白族人，其實白族人並不跳孔雀舞，孔雀舞是傣族的舞蹈，孔雀是他們的圖騰，是他們最美好的化身。我一進舞蹈團，就認為這是最好的題材，因為最適合用肢體去表現。」

## 白族姑娘迷上孔雀舞

事實上，在楊麗萍的前輩中，毛相和刀美蘭都是跳孔雀舞的。楊麗萍說：「毛相帶着架子去跳，展示孔雀開屏的美姿，更突出的是孔雀的眼睛；而刀美蘭的孔雀舞則帶有民間舞的味道。而到了我這一代應該稱為『楊氏孔雀舞』，更加注重手、眼、身體節奏的變化與配合。」

一九八六年，年輕的楊麗萍第一次由舞者成為編導，她為自己編導了《雀之靈》，這一年她跳着自己編舞的作品第一次拿了全國大獎。

楊麗萍回憶，由於當年工資很低，自己跳孔雀舞的時候，對於一條價值幾百元人民幣的孔雀

裙是想都不敢想的。後來，因為自己的孔雀舞跳得越來越好，自己的生活也就越來越好。到了《雲南映象》的時候，她已經有了一定的能力來運作該節目的演出了。

在人們的記憶中，楊麗萍一直是那個跳着「孔雀舞」的舞蹈家，然而突然有一天，一台跟她有關的《雲南映象》誕生了，而後又推出一台《藏謎》。從一個舞者過渡到製作者，楊麗萍完成了一個華麗的轉身。這是一個跨行業的行當，對於楊麗萍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挑戰。

但是從《雀之靈》到後來的《雲南映象》、《藏謎》和《雲南的響聲》，楊麗萍的作品其實並不多，她坦言自己並不是創作很旺盛的人，「我是一個很笨的人，用人家的話說可能是認真。我的作品量不大，以後也不會隨意地去出一些作品，我會很嚴肅很認真地考慮。」

## 從舞蹈家到製作者

先是《雲南映象》，後是《藏謎》，楊麗萍和那些來自山林牧區的演員們打成一片，成為他們中快樂的一員。

「這些舞蹈是原汁原味的，是人們對生活的理解、生命的認知、對自然的崇拜和熱愛，人們創造了這些舞蹈，然後我們把它們搬上舞台，這就是原生態舞蹈。我們尊重和沿襲自己的文化，不僅要守候它還要繁衍它，然後還要用自己的能力養活我們自己，養活我們的父母，我們這群人不給世界帶來負擔。同時，又要用歌舞抒發我們自己的情感。」楊麗萍得意地說：「我們現在的生活很生態。」

自從《雲南映象》演出之後，人們開始把楊麗萍和「原生態」聯想在一起。但是在《雲南的響聲》中，人們聽到另一個新的詞彙——「衍生態」。跳了幾十年舞蹈的楊麗萍要「玩」樂器了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舞台上使用的樂器都是來自大自然中的石頭、樹葉、樹木……

「每一塊石頭、每一片葉子、每一滴水都會



▲楊麗萍的孔雀舞更加注重手、眼及身體節奏的變化

發出響聲，絕對不是放聲效，而是真正大自然的聲音。光是蒐集那些樂器就花費了九個月，其中還有一個散落民間的三米高的整棵樹做成的鼓。」楊麗萍說，她給這些來自大自然的聲音起了一個名字，叫做「衍生態」。

在九寨溝，《藏謎》有一個專屬劇場。可是儘管《雲南映象》比《藏謎》早了好幾年，但是除了各地巡演，在昆明當地一直還是寄人籬下地借昆明會堂演出。「這並不是一個演出的場所，人家一開會，我們就得搬家，而且現在演出的場地可能還要拆，很快就要面臨着沒有地方演的可能。」沒有一個固定的演出劇場，楊麗萍感到很無奈。

## 舞蹈是生命一部分

「我始終期待着《雲南映象》也有一個自己的劇場，這個劇場應當是充滿着自然和諧的氛圍，只可惜一直沒有機會。」楊麗萍希望，過了一百年，她已經不在了，但是有一個劇場裡這些原汁原味的民間歌舞還在演。

從一九八六年至今，楊麗萍的孔雀舞已經跳了二十多年，總在跳會不會有一種重複的感覺甚至審美疲勞。「不會呀！」楊麗萍的回答依然很乾脆：「你永遠要感激你的生活，感激你的生命，你永遠在和觀眾交流。對我們來講，舞蹈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，可以說跳一次就是一次涅槃。」通過孔雀舞，人們開始認識楊麗萍，並且開始喜歡她。面對成名後的各種干擾與誘惑，楊麗萍的回答乾脆得讓人感到痛快：「基本上不會受到什麼影響，我即便掉到了染缸裡都不怕。」

當年的「小孔雀」早晚會變成一個「老孔雀」，楊麗萍的藝術之路到底有多長呢？「我有這個能力，當你不能再跳的時候就不跳了。我的審美和我的體能告訴我，我還能跳就繼續跳下去。」你害怕變老嗎？「這是生命的自然規律。」

摘自「中國網」

楊麗萍把舞蹈視為生命的一部分



## 散文欣賞

# 羨慕

王曉冰

們才知道她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疾病。當同事們前去醫院探望她時，她含着淚說：「我羨慕你們每個人，因為你們擁有健康。」

許多人喜歡抱怨自己生不逢時，懷才不遇，感嘆人生苦澀，無緣富貴，卻對自身擁有的一切視而不見。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，能來到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幸運，能有一

個健康的身體則是最大的幸運。無論你是誰，一定有許多相識的或不相識的人在由衷的羨慕着你：羨慕你的健康，羨慕你的聰慧，羨慕你有家庭的溫暖，羨慕你有工作的樂趣，羨慕你打一手好球，羨慕你寫一手好字，甚至羨慕你光潔的皮膚，烏黑的頭髮和雪白的牙齒……

上帝是不公平的，於是便有了世間的窮和富，善與惡，美與醜，成功與失敗，幸福與不幸。

上帝又是公平的，他給了你金錢，往往就要奪走你的真誠和善良；他給了你成熟，往往就要奪走你的年輕和純真；他給了你美貌，往往就要奪走你的智慧和毅力；他給了你成功，往往就會奪走你的健康和幸福。

摘自「散文吧」

## 民族風情

長頸族，是由泰國北部與緬甸邊界的少數民族喀倫族的一支巴東族所組成的，只能在湄宏順鎮看到。

湄宏順鎮，一個人口不到三萬人的小鎮。「湄宏順」在泰語裡意思是「薄霧籠罩的小城」，這個海拔三千米的山區小鎮，夜裡空氣清新，冰涼如水，寧靜如詩，因此也有人將她譯名為「夜風頌」。喀倫族原本是緬甸山區少數民族，向來居住在深山密林裡，靠耕種自給自足，族裡女人一直都保持着在頸項套上銅環的傳統習俗。為了避開內戰與尋求更安定和美好的家園，一群為數二、三十人的巴東族人，翻山越嶺走了幾天幾夜來到泰北落戶，把湄宏順的山窩當成了第二故鄉。

實際上，「長頸女」的頸部長度和普通人並沒有什麼兩樣，而是她們的鎖骨和肩骨因銅環的壓迫而下陷。一旦戴上銅環，這些

女性就等於一輩子上了枷鎖，因為她們的頸部肌肉會變得十分脆弱，離開銅環頸部就有斷裂的危險。

是什麼原因令巴東族女人受這麼大的罪？原來他們相信人類的祖先，男人是龍，女人是鳳，龍和鳳是最尊貴和至高無上的，生在世上的人都要追求做龍做鳳。於是千百年來，家中有女兒的，在她五歲骨骼開始發育時，就在她們的頸上套上銅環，開始時是三個五個，然後每過一個時期就增加，一直加到十幾二十個銅環，將頸項脊椎骨拉得畸形變長為止。長長而且微微前傾的頸項，果然像鳥類，加上她們在手臂和小腿也加了一圈圈的銅環，走起來是像鳳凰騰飛的姿態。就好像中國的纏腳婦，都是為着追求一種傳說中的幸福。

然而還有另外一種傳說，以前居民惹怒了神靈，就派了老虎來吃女人。因此他們決定所有女孩都戴銅頸環以自衛。不過，也有傳說，這些喀倫人原住在緬甸東部，以務農為生，與世無爭。但外人有意掠奪該區的天然資源而引發戰爭。男人出去打戰，女人就把貴重金屬品鑄成金、銀或銅環，戴在頸上或腳上，這風俗就流傳下來了。

每個長頸族女人都懂得用草藥來清洗頸項，她們一生中只有幾次把頸上的銅環

取下來，那就是結婚、生子以及去世。通常她們不輕易讓外人看到取下銅環的樣子，即使親如丈夫也不例外。

摘自「搜狐社區」



戴銅環巴東族女人

## 文化檔案

# 古琴曲《廣陵散》



嵇康彈奏《廣陵散》常成畫家筆下的題材

古琴曲《廣陵散》，又名《廣陵止息》，有關《廣陵散》所表現的歷史故事，史書有不同的記載。《戰國策》與《史記》均有如下記載：韓國大臣嚴仲子與宰相俠累有宿仇，而聶政與嚴仲子交好，他為嚴仲子刺殺了韓相俠累，體現了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情操。普遍的看法認為，《廣陵散》起源於此故事，《神奇秘譜》中有關此曲的標題也源於這個故事。

東漢蔡邕的《琴操》所敘述的故事有所不同，但主角是相同的：聶政是戰國時期韓國人，其父為韓王鑄劍，違了期限，被韓王所殺。聶政為父報仇行刺失敗，但他知道韓王好樂後，遂毀容，入深山，苦學琴藝十餘年。身懷絕技返韓時，已無人認識。於是，他找機會進宮為韓王彈琴時，從琴腹內抽出匕首刺死韓王，他自己當然也是壯烈身亡了。近代琴家楊時所編《琴學叢書》的《琴鏡》中則認為此曲源於河間雜曲《聶政刺韓王曲》。

「散」有散樂之意。先秦時已有散樂，是一種民間音樂，有別於宮廷宴會與祭祀時的雅樂。漢晉時《廣陵散》曾作為相和歌流傳。宋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將《廣陵散》列為楚調曲，可能是由於當時流行於楚國地域之故。

《廣陵散》一曲，淵源已久。東漢末至三國時，《廣陵散》已在流行。漢應璩與劉孔才的書信中談及「聽廣陵之清散」。魏嵇康的《琴賦》中提到的琴曲亦有《廣陵止息》。嵇康因善彈此曲而聞名一時，即使到了刑前，仍從容不迫，索琴彈奏此曲，並慨然長嘆：「《廣陵散》於今絕矣！」

《廣陵散》與聶政故事相聯繫，始見於宋元人的詩文。樂曲的規模、調式、樂段的標題等，與今日所見的《廣陵散》譜大抵一致。今所見《廣陵散》譜主要有：一為明朱權《神奇秘譜》本；而明汪芝《西麓堂琴統》有兩個不同的譜本，稱甲、乙譜。琴家研究此三種不同譜本後，認為《神奇秘譜》的《廣陵散》最早，也較完整，是今日經常演奏的版本。全曲共四十五段，譜中有「刺韓」、「衝冠」、「發怒」、「投劍」等分段小標題。全曲貫注一種憤慨不屈的浩然之氣，「紛披燦爛，戈矛縱橫」，以致朱熹指斥「其曲最不平，有臣凌君之意」。

摘自「民族風網」